



旧春归

JIU CHUN
GUI

下



尤四姐
— 著

冬雷震震

夏天有冰雪

却很可爱

因为人归来



成名作



旧春归

JIU CHUN
GUI

下



尤四姐
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春归 / 尤四姐著. —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
2015. 9

ISBN 978-7-5143-3929-1

I. ①旧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9796号

作 者	尤四姐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690mm×980mm 1/16
印 张	37
版次印次	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143-3929-1
定 价	5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卷七 伊人红妆，为君思量

- 七〇 狭逢朵颜卫 /072
○七一 日月双飞箭 /077
○七二 君子亦小人 /081
○七三 情浓痴缠绕 /086
○七四 文武裴大侠 /090
○七五 欢笑情如旧 /095
○七六 剑门关旧伤 /100
○七七 梳理长发瀑 /105
○七八 温酒话情肠 /110
○七九 汪汪阁泪垂 /115
○八〇 踏雪赏梅花 /120
○八一 入主明月府 /125
○八二 灯下待君归 /130
○八三 为夫斗顽奴 /135
○八四 完胜立威严 /140

目录

卷五 繁华府邸，思慕流殇

- 五六 人在深深处 /001
- 五七 妙解连环扣 /006
- 五八 情极怨相生 /011
- 五九 玉华定终身 /016
- 六〇 风语兰姨娘 /020
- 六一 红尘何所期 /029
- 六二 大理寺同知 /033
- 六三 重游悲故园 /038
- 六四 芳草碧瓦堆 /043

卷六 白冬塞陌，刀剑情柔

- 六五 人在烟波里 /048
- 六六 飞马离南国 /053
- 六七 腊月夜炊烟 /058
- 六八 琼脂白玉指 /063
- 六九 锦被冬寒夜 /068



100 东风吹情郎 /216

101 何当重相见 /221

卷九 情仇乱世，大化方等

102 待嫁深闺院 /226

103 亲迎成眷属 /239

104 佳期良辰时 /244

105 红烛玉堂春 /249

106 永乐裴太傅 /253

107 谁更事王侯 /258

108 乐如山如画 /263

109 乐水水无涯 /268

110 爱海浪滔滔 /273

111 大寿逢汉王 /278

112 此处情长深 /283

113 云中传喜信 /288

114 大化得方等 /293

○八五 裴府贤内助 /145

○八六 伊人添红妆 /150

○八七 重觅幽香怨 /155

○八八 劝降二哥哥 /160

卷八 萧墙猛虎，痴心断肠

○八九 夜阑入高墙 /165

○九〇 误入渔隐园 /170

○九一 平原高阳傲 /174

○九二 郡王意如何 /179

○九三 王府门前辱 /183

○九四 今日岁华新 /188

○九五 成败难度量 /192

○九六 再落恶虎口 /197

○九七 心急如火烧 /202

○九八 笃定为红颜 /207

○九九 戾气循香散 /211



毋望到佛堂进过香后一直心神不定，回到房里也不言语，只坐在窗下愣神，玉华照旧每日尽心伺候，细打量了也没有翠屏说的那样，想是翠屏想岔了，或者那几日玉华身体不好，万一是吃坏了肚子，恶心反胃也是有的，说出来竟成了怀孕，不是叫人没脸吗？她也不好问什么，心想她若果真如此总要求她的，就是玉华不来，慎言也是要来讨人的，就静等着，瞧他们有什么动静再作打算。

又过几天，这日厨房的蜜大娘喜滋滋地拎了一尾鱼进来，对毋望道，“姑娘快看，前头三老爷才刚打发人送了条沙光鱼来的，这么大的真没见过呢，我还愁给姑娘做什么菜好，可巧菜就上门来了，过会儿先炸了再拿葱姜腌渍，回头给姑娘糖醋了吃可好？”

毋望才要说话，见玉华白了脸，对蜜大娘没好气道，“妈妈愈发不懂规矩了，这样腥的东西拿进姑娘的绣房里来，碰着了房里的摆设我们又要擦半天的。”

蜜大娘听她一说，悻悻回道，“姑娘都没说什么，就你最金贵。”语毕拎了鱼去厨房了。

玉华皱着眉快步走出屋子，翠屏对毋望使了眼色也跟了出去，六儿边擦桌子边道，“玉华近来不知怎么，肝火旺得很，动不动就拉脸骂人，几个小丫头吓得连声都不敢吭呢？”

毋望摸不着头脑，便草草应了声，六儿又道，“昨儿老太太屋里星儿姐姐说这几日秋燥，老太太那里正配清心丸呢，今儿过了晌午姑娘先别歇觉，打发郎

中来给姑娘把把脉，看有不爽利的也配几味药调理调理。我看玉华这些时候不自在，顺便也给她看看吧。”

毋望心想这倒是个法子，山不来就我，我便去就山，逼她一遍再说，如果她肯搭脉，那就是没什么事儿，前头都是瞎操心，如果她死活不肯，那就难办了，看来十之八九是给猜中了的。故道，“过了晌午就来吗？玉华可知道了？”

六儿道，“星儿姐姐只同我说的，她们都不知道。”

毋望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你同玉华去说一声吧，叫她中上在我房里候着，我同她一道请脉。”

六儿噙了一声就收拾了水盆抹布出去了，转了几个弯，到了那厨房倒泔水的沟渠边，才要泼水，只听隐约有人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是翠屏的，翠屏直道，“你这猪油蒙了心的，这下子可怎么好，这么大的事你能瞒到多早晚去，还是求姑娘开恩吧，或者还有一条活路，姑娘心最善，你同她说了自有你的好处，再不济也能讨个公道，叫姑娘去老太太那儿说，老太太自有道理。”

玉华哭道，“你叫我怎么有脸说呢，这不明不白的，姑娘心里怎么看我？推还来不及，哪里有闺阁里的姑娘招惹这种事的，万一狠了心，只怕一气之下把我赶出院子去了呢。”

翠屏又劝道，“我们姑娘同大姑娘是一样的吗？她何尝这样不通人情了，你自己长了对歪眼，倒看别人也是歪的不成？依我看你只剩这一条路了，究竟怎么样你自己拿主意吧。”

六儿偷听了半天一头雾水，也闹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，又有话要传，便大声咳嗽一下，把她们两个都吓了出来，玉华惊道，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竟是在这里听墙角吗？”

六儿道，“我才来倒水的，哪里听着你们说什么，只隐隐听见你两个的声音，你们说悄悄话我也不好上前来，就在这里咳嗽一声唤你。姑娘使了我来和你说，瞧你这几日精神头不好，老太太那儿正好打发大夫来给姑娘把脉，叫你一同请脉，也好抓了药来吃。”

翠屏是知道的，暗道姑娘心思密，自然有法子叫玉华说。那玉华脸上浮出颓败之色来，只想到天也不容我，干出了这等糊涂事来，报应可算来了。

翠屏对六儿道，“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”六儿点头去了，翠屏抓着玉华的手道，“这回是躲不过去的了，难不成你敢让大夫把脉吗？名声还要不要了，还是快去找姑娘吧，一五一十供出来，方能保命，若落到了大奶奶手里，那有你受的了。”

玉华长叹一声，无可奈何道，“如今只能听天命了，盼姑娘念着素日的情分救我吧。”

两人结伴往毋望那里去，进了门，见她歪在榻上看书，小媚儿和青桃两个正拆雕花门上的帷幔，青桃边拆边道，“天渐冷了，咱们门上该换门帘子了，我回头上二太太那儿讨去，前儿看她正打发人买锦缎呢，还问咱们院里要不要，我要来回玉华姐姐的，后来忘了。”

毋望抬头看门前立的翠屏和玉华，心沉了沉，看来确有其事了，一面盘算着这事怎么办才妥帖。

玉华见自己姑娘眼若寒潭，面上毫无表情，一时又是愧疚又是伤心，左右不是心思也飘忽了，绞着帕子低下头，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。

翠屏挥了手叫两个小丫头出去，又转身关上了房门，玉华没法，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说实话了，便屈膝给毋望跪下了，以头杵了地，哽咽道，“奴才干了混事，姑娘开恩救命吧。”

毋望心都凉到了脚后跟，撑起身子道，“你干了什么混事？”

玉华抖了抖，深吸了两口气，咬牙道，“奴才年轻不尊重，闯了大祸，肚子里……怀了孽胎，给姑娘没脸子，今日到姑娘跟前告罪，求姑娘饶命。”

毋望心里乱作一团，直恨道，“你早干什么了？我打量你是个明白人，竟干这种糊涂事来，如今怎么样呢，我饶了你犹可，这肚子怎么办，孩子可是大爷的？”

玉华哭道，“不是那冤家还是谁的？头里花言巧语，到了这个时候连人都不见了，我是有冤无处诉，求姑娘赏我碗药吧，我打发了这孩子再给姑娘做牛做马。”

翠屏听得发了急，在旁边斥道，“你不说叫姑娘想法子，倒求药来了，外头什么药得不着，偏和姑娘说，我看你真是个糊涂虫。”

毋望本想再骂她，别人的丫头都好好的，自己的院子里怎么出了这种事，当初老太太把她派给自己，肯定也没想过会这样，现在怎么办才好？撵出去了她就是死路一条，留下了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到时候更不好交代，想来想去都怪她猛浪，还有那慎言，干了这种造孽的事竟不闻不问，这烂摊子倒扔到她头上来了，因道，“大爷可知道了？他怎么说？”

玉华悲凉道，“我好几趟想找他，不是跟前有人就是他有急事，都没能说明成。”

毋望看她直跪着也可怜，对翠屏道，“搀起来说话吧。”

翠屏听了一喜，看这形势姑娘是不会坐视不救的了，忙扶玉华到八脚凳上坐下，对毋望道，“姑娘快拿主意吧，好歹不能把孩子拿掉，头胎滑了日后再怀就不易了，再说这可是姑娘的亲侄儿啊，姑娘最慈悲的，总不会看着他们娘两个受苦的。”

毋望道，“我何尝不知道，都怪慎言那坏胚，你也是的，怎么听他胡浸？眼下这事我也做不得主，只好听老太太的了，我自然是盼你好的，能进了门子也无话可说，万一老太太不认怎么好呢，我真是愁也愁死了。”

三个女孩儿相对无言，玉华只顾哭，全没了平日的麻利劲儿，毋望也心疼她，这些时候竟是瘦了些，脸颊都凹了下去，每日担惊受怕，不好叫别人看出来，忍着尽心伺候主子，别人担了身子都养着，她这样，连小家子里的农妇都不如。

转念又想想，这事到了老太太那里定是要找大奶奶来商量的，那大奶奶人矫情，不恨死了她才怪。又看看玉华那惨样儿，遂暗横了心，大奶奶要恨便恨吧，横竖有太爷和老太太在，她再有手段也不能把她怎么样，眼下安顿了玉华要紧，再晚了怕要出大事的。便问，“孩子多少日子了？”

玉华涨紫了面皮道，“约摸两个月了。”

毋望大受打击，算是到了这个院里后才搭上的线，看来是自己管教不严所致的，便愁肠百结道，“我平日疼惜你们，怕累着了你们，鲜少给你们派活，如今竟是害了你们了，若我规矩严些，你们也不敢造次了，都是我的不是。”

玉华一听又顺着桌脚跪下了，惶恐道，“是奴才混账，就是死了也是活该，

万万不敢寻姑娘的不是，姑娘对咱们没得说的，姑娘宽宏大量，是奴才不识时务，姑娘要打要骂都是应该的，求姑娘别动气儿。”

毋望没计奈何，亲自上前扶了她起来，温声道，“你有了身子，地上凉，仔细伤了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自会替你做主的，这几日只管静心将养，我先寻大爷把事情说了，看他怎么个意思，他若上心自然去央求大太太保媒，他若不上心，我自己到老太太跟前回禀去，叫谢慎言还你个公道。”说着赌上了一口气，开了门，带着翠屏往聚丰园兴师问罪去了。



往聚丰园的一路上都在琢磨，这事是当了茗玉说好呢，还是背着她只和慎言说？当她面恐怕她撒泼，背着她，回头又说自己眼里没她，他们内宅的事倒绕过了她去……左思右想了半日，还是当着他们夫妻两个说的好，自己也要做出委屈状来，不依不饶方才好，必要时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闹，就说慎言坏了她院子里的名声，叫茗玉给她想辙，这样茗玉恨不着她，又不得不把事担下来，她去求老太太要比自己去说效果好得多，正房都肯担待了，老太太还有什么道理不答应呢。

打定了主意便一路往前赶，恰好路上遇着了慎言的小厮，翠屏喊了他问道，“大爷今儿可在园子里？”

那小厮回道，“才刚回来的，这会子在大奶奶屋里说事呢。”

毋望心道那再好不过了，便进了园子里，翠屏担忧地拉了她道，“大奶奶也在呢。”

毋望拍了拍她的手道，“我自有道理。”

园内丫鬟通报道，“刘大姑娘来了。”

一会儿慎言和茗玉都迎了出来，言大奶奶亲热地挽了她的胳膊道，“今儿吹的什么风把姑娘吹来了？平日可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呢！”

毋望面上无波，暗道，什么风？邪风，过会子你知道了，只怕不待见我，还谈什么贵客。当下也不多说什么，跟了他们夫妇进了花厅，茗玉让座让茶，万分的客套有礼，慎言笑嘻嘻道，“妹妹今日来可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毋望斜他一眼，哼道，“你做的好事，却来问我？我今儿是来找嫂子给我申冤的。”

那夫妻俩面面相觑，慎言面上古怪，大概是猜着了一些，又不敢肯定，就试探道，“我何时得罪了妹妹吗？”

“你还装傻。”毋望抽出帕子哭起来，边哭边道，“你就是这么当哥哥的？不顾念我也便罢了，这会子叫我难做人了，你怎么给我交代？”

茗玉一看慌了神，怎么好好的，说哭就哭了，急忙吩咐丫头绞了帕子来给她擦，一面道，“什么样的大事，妹妹只管同我说，理他做什么？”

毋望指着慎言鼻子对茗玉道，“你问他去他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妹妹屋里的人他也惦记，这会子好了，我屋里的玉华有了喜了，叫旁人怎么说我一个姑娘家房里出了这种没脸面的事，我要看看你们怎么给我交代，否则我就找老太太去，叫她评理。”

茗玉闻言怔怔看着慎言，没料到他竟给她来这手，这下子生米做成了熟饭，不认也不成了，越想越气，邪火直蹿上来，咬牙切齿嘶吼道，“好你个谢慎言，你这小狗攥的杀才当着面仁义，背后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儿，你要心痒痒你同我说呀，我就是跪也给你把人跪回来，犯不着偷着摸着私通，毁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把姐儿也拉下水，这是哪家爷们儿的做派？”

说着不过瘾，又上前推搡，慎言正愣神，几乎被她推得站立不住，喃喃道，“这是多早晚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茗玉道，“你只说你可曾做过这丑事？”

那慎言搔了搔头，缓缓道，“有是有过，记不得日子了，也有些时候了。”

茗玉满眼通红，对他又踢又踹，叫骂道，“你这不要脸的，竟馋得这样，你要纳妾便纳妾，何苦拿这个来恶心我？”

慎言吃了几记亏，腿上身上直作痛，便发力把她甩了开来，嚷道，“你这泼妇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，叫妹妹笑话。”

毋望站起来冷冷道，“你两个不必作态，这里说不清，我回大舅母和老太太去，你们且在屋里打吧，等打完了再说不迟。”

慎言一听吓得不敢，忙拦住她的去路，赔笑道，“妹妹且等一等，我真不知

道她竟怀上了，我只问一句，她如今可好吗？妹妹恼我也回了我这句再走。”

毋望敛了衣袖道，“你只问她好不好做什么？既是个爷们儿，哪里有你这样的，你全然不顾大家脸面，现下怎么样呢？把她们娘俩放在我屋里算怎么回事？我不听旁的，只听你往后的打算，我那里是万万不再要她的，你做主吧，要她便接进你园子里来，不要就撵她出去，你道怎么样？今儿给我个话，要不然我这就往老太太那儿去。”

慎言才点了头要说话，那厢茗玉回过神来，讥讽道，“姑娘做什么这样急，大家坐下商量也使得，不必左一个老太太右一个老太太的来压我。”

毋望本来已往外走了，听了这话气不过，直哭道，“好没道理的大嫂子，我清清白白的女孩儿家，叫你们弄些脏的臭的在我房里，还不许我声张不成，我敬你才来回你，你只管不领情那也没法子。”说着拉了慎言道，“我不管了，人在我屋里，你去把人领走，不必多费口舌。”

那茗玉也有算计，皱着眉头想，要是言大爷被他妹妹逼着把人带走，玉华肚子里有了肉，总不会扔在外头不顾，少不得置房置地地养着，自己还落个善妒的名声，倒便宜她了，不如做做好人，接进了园子里再说，放在眼皮子底下，她就是再厉害也是个小的，能翻了天不成？大爷疼她也有不在的时候，那时要打要骂还不由她吗？于是自己擦了泪，拖住了毋望赔罪道，“妹妹别急，是我气糊了，对妹妹说起混话来，实在是该死。你哥哥脂油蒙了窍，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来，妹妹好歹瞧我的面子别嚷，咱们仔细打了商量再去和老太太说，玉华是妹妹的人，届时还要妹妹发话的，老太太那里也求妹妹说好话，这件事方能成。”

毋望暗自松了口气，茗玉既松了口，那就成了一大半了，她的能耐只有这些，送玉华进了门子也算尽了主仆之谊，后头怎么样靠她自己了。又被大奶奶按在椅子上，便道，“我没旁的好说，只问大哥哥，给她什么名分？是丫头是通房还是姨娘？”

慎言笑道，“妹妹房里的人自然比别处的尊贵，我僻了院子出来迎她做姨娘。”

毋望白他一眼道，“你说不作数，大嫂子怎么说？”

茗玉憋得脸发青又不得发作，只得恨声道，“使得。”

毋望点了头道，“那就照礼现办，老太太那儿是这就去回，还是你们俩商量了再说？”

茗玉气得一下跌坐在榻上，缓了缓道，“眼看晌午了，妹妹在这里吃了饭再过沁芳园去吧，省得把老太太恶心得吃不下饭。”

毋望冷笑道，“我也吃不下，回去躺会子，你多早晚去再打发人来叫我把。”说完拂袖而去。

大奶奶呕得不轻，心里明白她拿乔，偏又挑不出她的错处来，只得把满腔怒火发泄在言大爷身上，毋望才走到园门口就听见他们夫妻打开了，不由暗叹自己也做了回恶人，在这深宅大院里住着的每个人都不容易，谁知道谁的苦处呢。

翠屏扶了她快步走，边走边道，“没想到玉华这蹄子有造化，碰着姑娘这等主子，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。”

毋望道，“快些省省吧，我只求你们安生些，下回别再叫我摊上这种事才是我的造化。”

说着又想起裴臻那个素奶奶来，自己虽未出过阁，拿心比心的话，若是自己的夫君也像慎言一样，那又是怎么的一副光景……再想想自己，若裴臻和素卿是好好的一对夫妻，不说多恩爱，只要有名有实的，她横插一脚进去岂不和玉华是一样的吗？瞧他们弄得这般田地，就像狠狠甩了她一耳光似的，好在素卿有了人家，好在他们只是做戏，否则她是断然不能对他动心的，便是自己苦死也不够的。

翠屏看她姑娘情绪陡然失落，只当她是给玉华气的，也不敢多问，两人缓缓往银钩别苑去，远远看见竹林的甬道上站了个人，宝蓝的常服，头上戴着四方平定巾，再走近些，原来是慎行，他迎上来，眼里闪着奇异的光，素日平和恬淡的脸上掩不住的欣喜，毋望心里纳罕，竟是有何好事么，怎么高兴得这样？慎行欲言又止，犹豫了一下对翠屏道，“我同你们姑娘有话说，你先去吧。”

有话要背着人说吗？毋望隐约猜着些，顿觉头大如斗，烦闷之余蹙起了眉，不好意思驳斥他，只好对翠屏道，“你前头等我，我就来。”

慎行听了她的话不免心生凄苦，看她的样子似乎不愿同他多说，转念又想她总是这样淡淡的，今天因自己有事，许是多心了。待翠屏走远了低头对她道，

“我才刚听说你未和路家定亲，可是真的？”

毋望暗想不妙，他是哪里打听来的？看来又要费一番口舌。便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从未和路家定过亲呀。”

慎行大喜，急道，“那我……”

毋望打断道，“二哥哥，我心里是有人的，所以不会和旁的人定亲，多谢你关心，若没要紧的事我就回去了，今儿乏得很。”

慎行的脸一片惨白，毋望暗念阿弥陀佛，也不看他，匆匆和他错身而过，他这样好的人又极聪明，想必是一点就透的，伤他太多自己也不忍心，到底慎行是兄弟中对她最好的。还记得她七岁时摔伤过头，如今后脑勺仍有一寸长的疤，那时的慎行十二岁了，哭得那叫一个凄惨，在她床前熬了两夜，最后被他父亲硬拉回去的，那时只当是兄妹情深，不想人大了心思也深了，弄得如今这样实非她所愿。

慎行对她的决绝始料未及，只叹她竟一点旧情也不念，何等冷漠的心肠，自己的一片苦心皆费尽了，一面抱憾一面又极愤慨，不觉用力一扯，堪堪将她的袖子整片扯破了，不顾她惊愕的眼神，直将她困在怀里，任她怎样挣扎也不放手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便是死，也要死在一处方好。